



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起紹興九年正月盡三月



紹興九年己未在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邊
事平与民休息如月椿錢之類宜悉蠲之 秘書少監永
州居住張浚上言今虜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属尽歸河
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將來内变既平指瑕造隙肆无厭
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将何辞以對臣罪戾之餘深不欲論
事顧利害至重不敢自嘿推陛下留意 乙酉宰執奏赦
條事上曰凡臣僚抵罪大則竄黜小則停降雖其才可用
而資實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蓋世无用小人之理或
偶因微罪既沾霈澤豈可不湔洗收録若尚以前事論列

不已乃使人才終廢亦可惜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才如此丙戌大赦天下以龍圖閣李士玉倫為端明殿李士簽書樞密院事仍賜出身充奉迎梓宮及交地界使宣州觀察使監公佐副之詔監察御史莆田方庭實宣諭三京上謂宰執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輿地既歸當遣使前去修奉丁亥乃詔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士傷兵部侍郎張燾往河南祇謁陵寢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創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所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自輿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母兄為先有以見聖孝通於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強敵之革心也時經制發運使司才粟米四十萬

斛言者以為舊發運使摠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與以來既无轉輸但以糶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无意五六百万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有司莫知適從今欲將發運使并常平主管罷之丁未詔去發運二字命戶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差付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常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辦官尋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荆浙閩廣經制使司農卿霍蟲為判官先是鹽法屢變其課寔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以同簽書樞密院王倫為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荀付之以少師万壽觀使劉光世為陝西宣抚使移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

將寶文閣李士會光世之弟光遠疏光世之短于言路中
丞勾龍如淵言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

勾龍如淵退朝錄曰時朝廷擇帥以人材難得遂搜至
於仇愈陳規輦如淵退奏曰如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
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於愈規輦其急蓋欲取練
達如呂頤浩者處之閩中靖重如朱勝非處之汴京而
張浚素有威望宜處之建康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
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張浚
動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
不可去陝西耳明日宰執對遂以此意宣諭而朝廷大
不悅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

此過呂頤浩之行而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遂罷之

川陝宣撫使吳玠改為四川宣撫使初玠軍中所用激賞
錢每歲下四川都轉運使應付一百八十万緡至是玠言
今不發兵乞省其半詔獎之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
命守臣專抚遺民勸課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
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也於是秦檜等切歎上規
模素定皆万世之計非臣下所能及既而東京付留守郭
仲荀請兵及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銷兵使百姓安業
留守司豈用多兵但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錢糧亦只
據所入贍之豈可虛內以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
燕山曾不得尺帛斛粟而府庫已竭此可為戒矣

仲荀乞
兵糧居

二目
今聯

之曰

初起居舍人薛徽言雅為前宰臣趙鼎所厚

一日因右僕射秦檜於上前論和虜使徽言自殿坳直前引義爭反覆數刻遂中寒疾是月卒 初宗正少卿范冲

寺丞孫緯等奉詔修祖宗仙源圖宗藩慶系錄宗枝屬籍凡三書以太祖太宗及秦王各為一總號曰總要又以母氏始生宗婦宗女宮院官爵壽考賜諡各為一條分類書之復被旨俟二三年復修去冬本寺已得請至是宗正少卿鄭剛中言見與寺丞陳確同修緣三京宗司所報與舊書有抵牾處乞許新舊俱存庶他日可攷仰稱陛下厚本之意 二月壬子朔史館進祖宗實錄上曰朕要見景德中與契丹講和後故事今日可遵行者朕每於靜中留意

機務頗覓有得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贊上心虛靜乃機之暇留意典籍每行一事必以祖宗為法規模宏遠矣以給事中權直李士院樓炤為翰林李士 上欲用太常少卿邵武謝祖信為臺官癸丑諭宰執曰朕恐祖信不知今日事几可否赴都堂與之議論秦檜等奏臺臣乃天子耳目恐召至朝堂然後授外間不知陛下之意不能无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若使臺察大臣豈朕之意時檜等雖何上眷迄不敢召祖信退而相勉上開懷待遇如此其忍負之哉 監察御史方庭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已未改為秘書少監秦檜奏曰凡奏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因陳辛亥歲席益行赦文不工為諫官所論緣此快

快後守平江適呂頤浩為都督過郡遂離間同列
与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卿等能平心用
人甚善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与起居郎施庭臣因私忿
交奏其惡如淵謂庭臣指斥壬戌上謂宰執曰如淵身任
臺綱自合早論至一月後因忿方奏此告訐也告訐之風
出於末世三代所未聞也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
罪大乃命秦檜先召庭臣詰問癸亥檜奏陛下若欲存國
体先黜庭臣仍改除如淵俟其乞出然後補外上欲明其
事乃詔庭臣語言徑率責嶺南監當如淵失風憲之躰罷
与外任命下人皆服上之英斷如此其後檜擬除如淵知
建康府上曰此人用心不正遂已 初諸路月椿各有窠

名其後多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民甲子宰執請均於諸
路不得偏重上曰若所撥窠名錢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
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為
盜矣上知月椿之害每每宣諭憂形于色此臣下所當奉
承也 丁卯上諭宰執曰太后歸略備從物務從質朴如
器皿塗金可也朕自即位服食器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
秦檜等退相謂曰上天資儉德雖奉太母猶不欲過漢文
履革烏衣弋絺不能過也 時內侍黃冕誅免製太后禕
衣事上曰太后聖性恭儉服用簡素今回奎有期得尽東
朝之養時上喜見顏色檜等退而贊上之聖孝出於天性
其屈意求和實緣太母宜乎上天悔禍強虜革心誠非常

之慶也 癸酉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其以實錄院為名
右僕射秦檜兼提舉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於是以禮
部侍郎范同為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為檢討昉潮陽人
也上嘗謂宰執曰徽宗內禪之事誠意素定非因人言初
築北宮夾城甬道嘗諭梁師成曰吾他日釋天下重負欲
與嗣至往來其間抱孫自娛宣和末遂踐此言而小人乘
時多事貪天之功以為身謀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檜等
曰當時玉音如此臣等踈遠若非聖諭實所未知 戊寅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天意助順輿地自歸而朝廷乃在
江吳道里遼邈所以宣至意收人心惟在號令宜推誠引
咎使叛者革心詔劄付辭臣 時已遣內侍陳成之往陝

西抚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
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知全州郭浩父
成舊為邊將張中孚中孚皆出其開募洎之父亦成部曲
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實於諸將有契望詔成之與浩同
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是月
召少傅醴泉觀使呂頤浩赴行在頤浩以年垂七十力辭
不至且附奏金人无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記五路元係張
中孚中孚慕洎之徒為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虜亦
難合當諭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既而再趣頤浩至
闕竟聽其辭及將東歸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與
元襄陽各置宣抚使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仰五路

選精騎三万赴行在請上親提万騎不時勞軍使虜人罔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自尔不敢復窺江淮而中央之業由茲起矣 詔提奉洞霄宮張浚復資政殿大季士知福州 召徽猷閣直季士知漳州廖剛既至三月丙戌除御史中丞 戊子吏部侍郎晏亨復戶部侍郎梁汝嘉各還尚書汝嘉仍兼經制使舊儀侍從過宰相閣相見既退宰相須送出數步時亨復見秦檜未嘗送出每曰人必自侮然後人悔之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豫買為民之病有司變為折帛錢又甚病者也祖宗時官依錢於春而民輸縑於夏故公私兩利其後官无本可依則名為豫買其實白著是歲於常賦之外又敷數倍軍與久而財益屈遂

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縑價高而折錢或是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縑而求鑿此又甚病也二病固未能去求以少紓民力惟在均而已欲下諸路各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頭使戶无高下依夏稅法則奸民猾吏詭名折產无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 甲午上謂宰執曰士卒暴露累歲菴廬下寒暑燥濕之苦豈人情所堪俟疆事稍定當為蓋營屋使各安居於是秦檜等退而竊歎上恤士卒如此人豈有不樂為之死也 初北境有趙榮王威者以宿壽二州來歸時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初抵東京見右付元帥兀朮首問榮威及赦書中敘事而接伴使烏陵思謀到館亦以榮威為

言必欲得之 丙申倫始交地界兀朮與其婿龍虎監軍
號刑王者皆北去 中書門下言京城已差留守外其南
西京兩處留守乞權以本府守臣充從之 辛丑以翰林
李士棲炤為端明殿李士簽書樞密院事 丙午上謂宰
執曰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
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槩以朋黨疑之也秦檜等曰陛
下推誠任下如此為大臣者豈忍懷奸以欺聖德也 丁
未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州縣官當擇豈弟慈惠之人庶
為朕抚養凋瘵使不失職秦檜等曰陛下仁意惻怛如此
臣等敢不承也

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起紹興九年四月尽六月

夏四月庚戌朔少傅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
頤浩卒後謚曰忠穆 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抚使當
遣大臣諭以德意辛亥乃詔簽書樞密院事棲炤往焉以
秘書少監鄭剛中為叅謀官 初環慶將官慕洎叛至是
安抚使趙彬秦已殺洎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陝西已
无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
靈默佑然朕惟持不殺之說於是檜等贊曰此乃陛下為
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堅守和
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 右諫議大夫

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任宰司專權植黨
在靖康末受張邦昌偽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
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
詔落節 吏部尚書晏亨復力請奉祠詔除宝文閣直學
士知衢州 戊午東京付留守郭仲荀始入京城 步帥
解潛為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為福建路付總管 初
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率羣臣遙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遙
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為君則君
事之及已為君則兄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望罷遙拜
惟乾龍節百官仍舊祝壽下禮部太常寺既而討論欲遇
朔望上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羣臣於宮門外遙拜從之

東京留守王倫奏全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割河南地
不歸德于全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卻要國書
意与符同甲子上曰待夷狄當以誠因奉宝訓故事契丹
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曰日間鼓声豈非習陣耶或對
以優人戲場真宗聞之謂宰臣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
无征戰教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
物動法祖宗永保和好使敵人无隙之可乘也 庚辰上
謂宰執曰韓世忠欲獻一駿馬朕辞无用卿可自留以備
出入世忠曰今已和豈復有戰朕曰不然虜雖講和備何
可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万足分撥諸將廣
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彊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時遣

刑部侍郎高密周聿宣諭陝西庚午上謂宰執曰陝西諸將既叛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徐圖如五路勁兵良馬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於是秦檜等退相謂曰宸慮所及豈不深且遠哉時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慮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頗善彈琴自居諒闇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欲无声色之娛免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摹宏遠如此知綏德軍劉議自言嘗汚偽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赦仍舊任上曰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為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曉法直不可与郡上久勞于外深達治体更用文臣之意同符藝祖矣是月宰執又奏

京城親從官王璘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自京城來獻真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真復獻筆百管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是月庚辰朔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再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郭仲荀留守東京周聿宣諭陝西士優張燾恭謁陵寢棲炤又至永興意所携官吏軍兵甚多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才費十八万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今一使之費已數倍於昔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為華侈以悅人情至今未革將來兩宮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練之臣以舊制裁定庶无妄費從之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

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困暴斂今喜於來歸誠意樂輸
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兼信豈可渝乃令依赦蠲免仍降
詔獎諭 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
復州无餘財此寧免於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
人臣致其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却而不受可謂盛
德之事也 時宿州諸縣以迎兩宮為民訟路蓋屋上曰
新民豈可重困詔罷縣令仍詰守臣縱而不卒之罪 丙
申上謂宰執曰鋪翠消金之飾屢詔禁止宮中雖无敢犯
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為之可重立賞務在必行秦
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尚習故態官吏格詔
宜痛加懲治 戊戌資政殿卒士宇文粹中卒于成都府

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与方命之臣既歸
朝皆貸之今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為度凡舊染之
汙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
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外者輒辭難避事
在內者議論多徇私立異風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
別之明示賞罰檜曰陛下聖明灼知治道臣等敢不奉詔
簽書樞密院事棲炤至東京六月己酉朔炤与權留守
王倫同檢視修內司趨入大慶殿過齋明殿轉而東入左
銀臺門屏去從者入內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
至玉虛殿乃徽宗奉三清之所殿後有景命殿復出至福
寧殿即至尊寢所簡質不華上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

時每旦北面拜殿下遇兩則南面拜石上稍北至坤寧殿
屏畫墨竹廬鴈之屬然无全本矣他殿畫皆類此自福寧
至欽先孝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猶
在出肅雍門至王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劉豫嘗對偽
臣於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幃始至修內司
謂元是寶繪堂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即今太母之舊閣過
小門曰錦庄无雅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奎右曰清
微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為山分左右斜廊
為復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
尚書內省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文登瑤
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外

不復有民舍自保康門至太孛道才數家太孛廊廡皆敗
屋中存敦化堂榜尚在軍人雜處其上而牧彘於堂下惟
國子監以養士略如孛舍都亭驛棟牌猶是偽齊年號瓊
林苑虜嘗以為營至今作小城圍之全明池斷棟頽壁望
之蕭然也 庚戌皇后邢氏崩于五国城

後大母回奎
知為此日

甲寅宰執奏徽宗山陵令礼部太常寺討論故事上戒以
務從儉約且曰金玉之物不可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
害可以鑒矣秦檜曰此非陛下博覽古今灼見利害孰敢
輕議聖論所及為後世法矣 乙卯上諭宰執曰近除邢
孝揚團練使朕思顯肅皇后家尚未推恩乃先及孝揚恐
失先後之序秦檜退檢會顯肅聞訃日其家已推恩上曰

今与鄭藻落階官足矣上每行一事反覆精思務協公議
雖戚里間未嘗以私意行之也 先是開府儀同三司士
儂兵部侍郎張燾至西京朝拜陵寢民夾道懽迎皆言久
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有感泣者遂入栢城披荆
履蘖隨宜葺之而去丙辰簽書樞密院事棲炤繼至謁昭
厚二陵及會聖宮昭陵因平岡種栢成道道旁平坦而周
以枳橘四面闕角棲觀所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駝象之
類皆在神臺三層高二丈俱植栢最下約廣十五丈為水
道者五大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无
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規摹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
少室石嵩高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皆為偽守竇玠所毀

宮牆內草深不見遺址舊分水南水北今水北有二千戶
水南墟矣 時以觀文殿學士汪伯彥知宣州仍趣朝行
在伯彥將至國門上謂宰執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
紛紛且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未忘豐沛南
陽故舊皆人情之常秦檜退而切歎曰伯彥遭遇聖主乘
風雲之會致位幸輔雖勲烈无聞然上始終眷之可謂至
矣初伯彥未第有祈門縣令王本者築館曰英材延之授
經檜与其兄弟皆從伯彥游至是伯彥蒙異寵亦檜之力
又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
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况郡有供給圭田之厚
以郡守而衣執政殆与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

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 召徽猷閣直學士仇愈為陝西轉運使愈以疾固辭言者論其避事詔褫職尋責居全州 殿中侍御史周蔡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已未上謂宰執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足國用非所患也上於百姓涵養休息雖兵與未嘗橫歛宜中原之民戴之愈久而不忘也 先是以御書真草孝經賜秦檜辛酉檜請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上曰世人以十八章童蒙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皆出乎此朕因學草聖遂以賜卿豈足傳後檜再三請乃從之 甲子召寶文閣學士提舉太平觀胡交修為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有被召人鮮于叅到闕丙寅秦檜奏叅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被

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與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于朝矣檜退而竊歎曰上任相之意可謂得其要矣 開府儀同三司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歸自京已巳入朝士儂等言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歎以為中央之祥於是上以語宰執秦檜等謂燾必不妄言檜等退朝相謂曰石澗水至之祥可謂異矣燾之言能使入主信重雖甚異事不以為妄其立身行己可无愧矣 張燾奏徽宗山陵乞不用金玉辛未上曰前此厚葬之患如循一軌金玉之物朕決意不用或謂朕以天下之富而薄於親如後世譏議何朕既灼如薄葬之益使先帝神靈

有万世之安雖以朕為不孝不敢辭蓋上通經博古見利害之實非流俗之言所能奪也 初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報謝使既入北境其接伴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教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卒不能奪辛未肖胄還至東京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棲炤至永興軍留十餘日初為齊將李世輔亡入夏國其家悉為偽鄜延帥臺宗雋所害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仇夏主曰爾能為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恃眾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騎三千晝夜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即出兵授之世輔至延安府殺宗雋等二人因剖心以祭會全國已還三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土

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夏國招抚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才入境即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曰夏人既有此意其待遇之禮令有司奉故例行之至是棲炤與宣諭使周聿皆招納世輔歸朝 甲戌上諭新京畿都轉運使李迨令速行不然須重貶蓋迫於公議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惶懼上道蓋就之威斷足以警偷惰懲傲慢也 時同簽書樞密院王倫尚留守東京先是京國石付元帥兀朮歸其國徑之祁州元帥府密奏於全國主亶云河南地本捷辣宗盤主謀割於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宋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兀朮帳下嘗

來謁倫言兀術謀誅撻辣倫至馳奏乞早為之備上以示
宰執而秦檜但趣倫過界乙亥倫始解留鑰將使指北行
是月川陝宣抚使吳玠卒于仙人關諡曰武安玠馭下
嚴而有恩故事樂為之死川陝宣抚使胡世將嘗問玠
所以勝者於其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璘璘曰虜令酷
而下必死先兄每与虜戰非累日不決大抵奉中国所長
而用之耳盖中国弓矢勁利虜士卒堅耐吾常以長技洞
重甲於數百步外又選據便利出銳卒以更擾之使不得
休彼雖堅耐亦不能无弛此待之之要也 吏部侍郎謝
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

趙鼎事實曰先是謝祖信作言官力論鼎落賊於是章

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
政曰聞章厚又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更变
此事乃出朕意趙鼎何豫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執政
奏謝祖信章氏子壻也上曰亦知之遂出祖信之潭州
祖信聞之大駭歸家詒其妻兄數日曰爾家累我以至
鬱鬱而死識者評之曰使鼎在朝曰收拾祖信而用之
未必不出其妻小人唯利所在初不以親為意雖父子
之間有所不顧况妻黨乎

是夏金国左付元帥撻辣之蔚州避暑撻辣下令諸藏避
虜而逃者家長罪死籍其產及人口半以充賞四隣之家
共追賞錢三百緡仍發蕃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

為盜以拒蕃軍遂復止之捷辣在諸酋中最號寬恕今顧
為此蓋陰與偽皇伯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
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王倫於館且會諸路簽書以
復取河南為名皆所以應宗盤也 初桃源受招人伍俊
殺其賊首雷進以降朝廷命為抚州鈐轄俊遷延不赴官
而貪暴為閭里患且據舊地將復叛澧辰沅靖有通其謀
者詔湖北諸司圖之提刑万俟卨嘗檄俊詣司俊疑不往
高語荆南帥薛弼曰俊不除將生肘腋之變可辟置麾下
徐制之可也於是弼許俊不遣委三州令自擇俊語其徒
曰我得州據以叛勝桃源遠矣遂趨府謝猶以卒二百自
隨弼執諸座詰反狀誅之因收其積粟以贍軍始高意弼

自有其功而弼奏謂與高共謀高以此故德之 知安南
李乾德有庶子智之奔大理改名趙号為平至是知李陽
煥卒其子天祚襲封大理國遣兵三千送智之婦要代天
祚天祚不肯領兵與戰又敗之智之欲進奉朝廷仍乞借
兵廣西經略司以聞詔令喻以婉辭勿引之生事

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九

起紹興九年七月尽九月

秋七月己卯朔金国有郎君吳矢者反擒獲之下大理獄
事連宋國王宗盤兗國王宗英勝國王宗偉前左付点檢
渾觀時虜主亶与右丞相陳王悟室謀誅諸父因朝且伏
兵于内宗盤等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偽詔略
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維兹无赦古不為非翰
林韓昉作也時左付元帥魯國王撻辣方握兵在外難遽
誅之乃除撻辣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以簽書杜充為右
丞相仍擢右付元帥兀朮為都元帥命下撻辣謂使者曰
我開國功臣何罪而与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

欲歸本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术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辣臨刑謂兀术曰我死之後禍必及尔宜速圖之兀术俛首无言遂囚撻辣之子大拽久之因赦得出 東京父老百餘人詣闕稱賀乙酉上臨軒見皆補官遣之 丁亥右僕射秦檜留身論及治道上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未嘗輕用鞭扑往者劉豫苛虐聞此間仁政即以為笑謀者以聞趙鼎屢勸朕勵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檜言陛下与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与非劫以威不能苟延歲月陛下承祖宗之德惟仁政可以懷遠迺上因歷叙古今帝王治迹專以仁祖為法上又言真宗時有宮人犯法法當誅帝令執付有司

陰諭旨答而遣之在內足以警衆而於外可示恩威蘇軾元祐中嘗於講筵進讀退又為疏以進軾用心不易得朕今宝藏之檜退謂孫近李光言相与歎息請特書聖語 辛卯簽書樞密院事棲炤至鳳翔府 甲午上謂宰執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无不成秦檜等退而切歎聖謨 吏部侍郎張燾迁尚書 時久旱上斋居蔬食以祈雨澤己亥秦檜奏曰攷之典礼陛下惟當損太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檜曰陛下推不忍人之心如此何患天意不格既而甘雨應禱沾足先是奉使王倫至中山府留十四日傳云魯王撻辣見在草地後月半方來庚子始聞其國內變倫已下皆憂俄傳

四太子兀朮作都元帥昨夜抵城外已回祁州矣少頃引
接者令倫等悉赴元帥府即趣之行是晚達祁州初右護
軍凡七萬三千人馬九千足時宣抚付使胡世將置司于
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璘總二萬人秦鳳帥楊政總三
萬人戊申世將奏二人皆故吳玠大將威名素著乞命璘
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鞏州及白石以來駐軍則應
接川陝其勢兩便仍乞璘充右護軍都統制政充宣抚司
都統制既又請命永興帥郭浩以所統九千人於邠耀二
州捍禦皆奏以俟朝命 簽書樞密院事棲炤會諸帥議
移軍事秦鳳經略使吳璘言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虜或
逾盟自南山擣蜀邀我陝右則我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

屯以控要害俟虜情見力疲則漸可進止璘遂以牙校三
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山寨以備之至是世將使事畢已
西離鳳翔府以歸陝西雖號新復然自虜偽變易之後軍
民尚懷本朝時諸路禁軍得三萬四千有奇而涇原八千
人尤勁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仍分正付蓋祖宗之軍
政猶在又弓箭手亦得七萬時御營右護軍自蜀出者皆
駐熙秦兩路而諸郡見管之粟与和采相當足以支一歲
之食先是都轉運使張深上言乞裁減軍士廩賜於是諸
軍出閔婦怨于建議者洶洶幾變而閔戍卒欲殺其守臣
孫渥會謀泄不果宣抚付使胡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
減即條利害上之議者謂當待報世將曰朝廷置大將事

有待報不及者固許行之不然某上章待罪去元憾也
先是棲炤奏陝西諸軍冬衣已下成都等路撥十六萬庚
戌上謂宰執曰蜀士頻年調發凋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
分屯關陝饋運十省八九若更減冗官四川民力庶幾其
少紓乎炤又奏差還州保定軍守臣乙卯上諭宰制曰陝
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諸練邊事或
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諸帥
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留意疆場愛惜生靈可謂明見万里
之外矣 丙辰秦檜奏乞已行下陝西諭諸帥令遴選堡
寨官上曰堡寨最是沿邊急事因言神宗戒陝西諸帥悉
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弓稍短不能及遠又

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即習騎射如拽硬射親
各是一法斗力至二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
以禦敵上之英武出於天姿其論射法雖唐太宗不能過
也 己未上謂宰執曰吳玠軍既移屯則熙秦等路便當
以五百人為一指揮令諸將招填舊額與弓箭手參用緩
急可以倚仗金人雖和安能保其終始无變况夏人乍叛
尤為難保則今日邊防豈可忽也 給事中蘇符奏吳玠
軍已移駐熙秦乞免四川對糴米及脚錢辛酉上謂宰執
曰四川自兵興以來橫斂既多民不堪命乃詔宣抚付使
胡世將都轉運使張深蠲減以紓民力符載孫也 吏部
郎官徐度奏新復州縣如僚佐管官最為近民其應格人

長吏更加銓擇上曰度所論甚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音何自而達秦檜曰守令皆親民官今後縣令亦依守臣到堂上曰卿等若親加銓量觀其議論亦可見人材之大略度處仁子也 先是夏國將李世輔与偽招抚使王樞同至長安時環慶路又獲夏國一百九十餘人於是簽書樞密院棲炤奏陝西新復正与夏國為隣此等留之无益還之可使知恩遂遣樞等歸夏國既而世輔至闕上獎其忠義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賜名顯忠 言者謂宣抚司便宜補官歲約一千員乃倍於三歲科卒補陰之數今既罷便宜而又陳換給其來不已乞限以年庶息姦弊詔

限一年 言者謂蜀宿重兵一歲供億无慮四千万緡民力單矣賴陛下念之徒兵隴右謂此可以寬民力而官吏多擇善地至新疆則固辭今後避事之人當重黜之 淮東宣抚使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丙寅上謂宰執曰世忠武人不識大躰金人方通好若因其无備襲之是乘乱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夷狄守信義乎 戶部郎官孫邦奏私酤條已免拆屋茶鹽尚有籍沒法亦乞限除之癸酉上謂宰執曰法果弊宜亟改若行已久而无甚害且循祖宗之舊也 先是金國欲得趙榮王威二人已詔遣還之於是韓世忠以書与秦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

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无復中原望耶乙亥檜
奏外間頗有異論上曰榮威在偽朝力捍官軍全人已割
還舊疆宿壽乃腹心之地榮威輩避罪奔逃貪功生事无
故驅掠兩州之民罪不容誅且榜諭此意 初提奉明道
宮鄭億年為虜執北去遂臣劉豫為吏部侍郎戶部尚書
迂右丞除資政殿李士河南初復右僕射秦檜与億年為
親乃召之還除雜李士提奉醴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復
其偽授賊名叅知政事李光以為不可乃已

朱勝非間居錄曰時宰臣秦檜王仲山之壻也鄭億年
母仲山親姊檜子嬉復聚修年之女至是頗佑之億年
初至除雜李士繼欲復偽齊所授賊名叅政李光榻前

面折之乃止後數月光罷億年竟復資政殿李士仍奉
朝請雖士論洵洵而一時給舍臺諫皆檜私黨不復顧
逆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逆豫為執政掌其機事与謀
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而為劉氏也
欲吞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從然
則億年与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祿山之乱既復
兩京陷偽之官以六等定罪最重弃市次自尽餘流竄
故相張說二子均均皆當死肅宗以在東京時說有保
佑之功欲貸之明皇曰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
毀吾家事不可赦肅宗復請於是流均嶺表而均被極
刑徽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過張說億年之事劉豫

親於均均之從祿山而况居中素无援助之力今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之靈乎

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无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才半歲難遽責以近效若實无益雖亟罷可也至是言者又以為經制司所拘官吏種種橫潰較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吏况所摠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部亦可廢矣詔付戶部既而戶部具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并催未到綱運緣路分闊遠未見速效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其庫欲併歸贍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幹辦事依舊為主管常平官

徽猷閣待制

提卒万壽觀兼侍講尹焞前為禮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四年卒于會稽時金虜法苛賦暴加之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亡虜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宗盤撻辣之徒皆誅死二酋久握重兵鄉者植黨滋眾今則悉為亡命故所在蜂起平定威勝遼州道不通行一夕太行山義士入懷州万善鎮州人大恐中原盛傳大駕親征民皆陰補軍器而罷市晚視霞起則曰御營烈火光矣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婦朝日嘗復其父母之讎至是待罪九月戊寅朔詔顯忠有功廊延特与放罪簽書樞密院樓炤乞差武臣郝抃知陝州辛卯上詢之宰執秦檜曰陝舊

差文人上曰武臣使之而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新復諸郡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吾民武人非所任也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恩澤亦可收還威柄 初召太尉東京付留守郭仲荀赴行在仲荀因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至是駐于鎮江府己亥上謂宰執曰仲荀善人但馭衆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秦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其人當於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臯輩才具上曰此皆可用又曰辛永宗与仲荀同來且令歸前任蓋所為誕謾向在軍中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充數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春之蓋小人在外託声以惑衆耳上曰如辛道宗不循理亦不可用也 刑部侍郎周聿

宣諭陝西回言陝西既歸我得地數千里兵十三萬馬二萬雖天下止游其實甚虛異時夏人不敢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望以閑地依本朝之制招弓箭手則邊人樂耕不出數年以政自政矣聿復面陳所過州縣民見之皆惟忻鼓舜屬戶有感泣者乙巳宰執奏事上以語之秦檜曰此祖宗仁恩涵養而陛下純用德化故為夷夏所歸上曰皇天无親惟德是輔朕嘗笑趙鼎奉劉麟之語曰我能嚴刑故州縣无不畏聞江南只是尚寬鼎因觀朕立威以馭下是不知為天下者豈可不尚德而用刑也檜等退而竊歎曰唐太宗不聽匪讒之議刑律而用魏證之仁義故能成正觀之盛上援千古聖德不小矣 丁未起居郎周

蔡請今後犯茶榷貨者悉宥以法上曰犯榷貨者不根問
經由此嘉祐著令仁厚澤觀美化而行之則吏不至並緣
獄不至滋蔓可速付之省部 先是雷州有海商為賊所
劫本州兩獄禁勘皆平民而死于獄者五人大理寺丞先
裴奏之上惻然謂宰執曰二廣遠地有司如此寃何所伸
令裴再奏其提点刑獄以下官皆重黜責上曰古者刑人
則君為之徹樂減膳唐太宗三覆之刑誠以死者不可復
生今後遠地監司須為朕遠選秦檜等仰承欽恤之意上
又諭雷州獄事檜曰已到方令刑部詳之蓋上哀矜庶獄
常記淵乘如此 金国主亶既誅撻辣遂以右丞相陳王
悟室為左丞相右丞蕭慶為左丞悟室嘗付粘罕行事雖

為羣酋所忌而常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国人
號曰珊变珊变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变如神也是豈
亶之所能馭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
不在我分野无傷未幾宋充虞膝諸王同日誅死既又守
陳太史以告奉使宇文虛中虛中語之悟室不以為怪是
月果同蕭慶被誅虜以應天道若此偽詔略曰希尹心在
无君言宜不道速燕居而切議謂神器以何歸希尹即悟
室也又曰慶迷国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服厥辜賴
天之靈誅于兩觀時悟室之黨皆為都元帥兀术所誅奉
使洪皓嘗与悟室密邇往來术不知之故免 時兀术謀
率兵以復河南諸郡 先是撻辣言罷兵則權在国主用

兵則權在統帥寇至則歛兵寇退則邀賞流禍臣宿志誅夷始尽无辜赤子皆為橫死遊魂撻棘臨死之言有此是其心也 簽書樞密院事奉使王倫至金国御林子留館五日辛亥見国主亶致命悉无所放入奚臣翰林侍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還知元帥撻辣等罪否倫對不知又問无一言及歲弊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撻辣耶倫曰日者簽宣蕭哲以国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后天下皆知上国尋海上舊盟与民休息使人奉使命好两国耳

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九

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第五十
起紹興九年十月尽十二月

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各薦二人上曰朕久在東南中原隔絕遺才必多可令訪求推薦以見朕兼收並用求賢无方之意 成都闕帥癸丑以吏部尚書張燾為之仍除宝文閣季士時罷四川制置使上謂宰執曰燾雖安撫成都一路如四川前日元名橫欲不急冗費可令蠲省以寬民力及燾陛辭言蜀自軍興民力久弊官吏不恤臣悉宣播聖德意以成都帥而得守四川民事自燾托成都一路兼四川統制官雷仲管鎮江府軍馬上曰岳飛智勇兼軍機練達牛臯頗驍勇可用但先好出兵鋒銳勇烈一鼓直前耳

衆與檜等退而切歎上知人善任使雖軍中偏裨性情臧否无不洞察 己未上曰陝西新復州縣已放租稅西夏四川大軍移屯亦蠲軍賦不少惟階成岷鳳未知寬恤可與免租稅之半以裕民力 以禮部侍郎吳表臣為吏部尚書 丁卯宰執奏上皇太后宮殿名上曰行宮地隘只依山修築至於器用供帳衣衾之類朕皆親臨視仍許宰執入觀秦檜曰陛下純孝篤於奉親之禮无不周也 簽書樞密院棲炤乞罷職奉親已已上謂宰執曰羣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故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為臣為子之道今炤可給假迎侍秦檜曰陛下受親之心施及臣下臣等不勝感歎 壬申上諭宰執曰吳

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戍令拊玠家屬秦檜曰陛下追念將帥不忘其榮凡被堅執銳者孰不感而自效也 是月金虜主亶再遣耶律紹文至驛傳言王倫卿留雲中无還期及賁之還曾无以報反間貳我朝君臣乃遣付使藍公佐而留倫以待報初欲拘留恐絕使路故公佐得以先歸 金虜近歲入寇多不利知憚中國時有遼軍万户韓常為濬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攻戰之事茵曰北非南之所能敵茵益部人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怯彼勇所幸者南人未知此間事爾 司諫秘書少監鄭剛中言昨為樞密行府叅謀官為陝西

宣抚今日之勢陝西新復且遠然就緒也必易三京為困
苦就緒也難何者陝西得禁兵四万得弓手六万則有兵
嚴守見管之粟与和采相當足支一歲則有糧可因今又
益以出蜀之兵一旦有警宣抚使號令六路經略各據險
阻未易窺也惟是三京久為劉豫凶焰所焚焦痛未蘇凋
殘尤甚今合三京戶口纔四十万比平時不能十之一近
屯田司又收其已種之田民力誅困且地勢平廣而无藩
籬无一兵可以受甲无一家可以供戍孤城乍聚易以生
釁臣願陛下選任郡守監司精究屯田俾民安業朝廷和
氣自東南遠於西北則功可成矣十一月己卯上諭宰
執曰新疆百姓凋弊无往年十之一而官吏悉如舊何以

贍之可令逐路監司併省庶寬民力又曰聞沁汴居民苦
於官役不安其業逃去者多當嚴約束秦檜曰陛下愛民
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 上又曰前日議移岳飛屯于襄
陽深慮饋運費力不若先移万人於江西既省饋運亦可
以彈壓盜賊 奉使藍公佐回程庚辰方至燕京而彼国
元帥兀术亦至公佐深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 先是屯
田郎官弋陽陳康伯因對面奏士大夫自偽庭召來上殿
須防姦人刺客癸未上語宰執以為不然汗偽之士雖衆
皆朕臣子當以赤心待之秦檜曰陛下待人開心无間雖
漢光武何以加諸 殿中侍御史何鑄言初改官及補官
人並合赴部注授乙酉秦檜奏舊法初改官須歷親已籍

仕上曰有祖宗成法自當遵守 嗣濮王仲偁卒 吉安
都轉運使李迨昨被命稽留及到任又與西京留守孟庾
不知先是降聖節日庾失於行香為迨所持庾方自劾迨
因此規求罷去上曰迨昔守官于濟亦有風力然為人刻
薄自頃被命已偃蹇今若止罷之適中其計丙戌乃詔迨
落龍圖閣直學士與宮祠 戊子司農卿莫將除徽猷閣
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迨乃
朕舊僚亦見朕於臣下无所偏也秦檜曰唐龐壽相任濮
守以汙敗自陳嘗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為秦王乃一
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焉得猶私故人壽相流涕
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 先是敕令所已修成在京

通用敕令已丑宰執奏乞頒降上曰朕未詳覽若欲頒降
當須差官詳覆恐有司行之或有誤也 戶部侍郎周聿
言陝西士人李業久荒拙於為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
中程乞別立字號上曰陝西久淪偽境朕欲加惠遠方可
令禮部措置庶其无不平之歎也 右正言陳淵乞凡錫
賚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共議已丑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
一毫之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上曰淵
老成有季乃楊時之壻聞嘗講論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
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陛下
之季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也淵又言莫將未應遽除次
對須其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此舊

由焯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寵之今將宜令
近下戢名庶合公論淵沙縣人也 時有選人魏申進太
一總鑑壬辰上曰申所論該傳雖祕府所藏亦未之見可
與循資仍賜錢五百緡 壬申秦檜奏神宗哲宗實錄已
進今乞專修徽宗實錄上曰謂實錄當實錄其事以信後
世豈容置私意其間邪 開封少尹李景謨奏陽武河埽
事癸酉上曰河事利害非輕可速擇都水官朕頃兩至河
上每見一埽所費不貲如十八盤各有斗門以殺水勢一
失枝梧民被其害矣 全部郎官游損奏州縣贓吏監司
郡守不即按治者許民越訴詔申嚴舊法損建陽人酢子
也 辛酉詔樞機之地安可曠官簽書院事棲炤趣令還

任供職 時侍從論薦左朝奉大夫張洵等皆令除郡壬
戌上曰士大夫固以任中都官為榮朕謂百姓國家根本
當以親民官為重无内外之限洵嘉興人也 先是少保
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中劉一止言后
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
以禦之又有嘗仕偽楚人徐偉達者差知池州一止言邦
昌僭位凡仕偽之人皆諱其官稱惟偉達至今自稱郎中
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可惜且无以示好惡於天下上皆
為罷之中丞廖剛曰是臺臣所當言者皆為劉君先矣
金虜主亶諭其政省今後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夏冬刺鉢
皆循契丹故事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也然契丹未降

雖或游獵未嘗立四時定制自中國講好之後復併諸蕃
境內无事使於每歲春水放鵝秋山射鹿夏則避暑於長
嶺冬則就暖於陽城既畢然後歸廣平靴甸受礼卒至亡
其國者亦緣四时无定遠近騷動時亶方親戚內叛寇盜
外優不知自警乃循契丹覆敗之轍其後果不令終蓋已
基於此矣 十二月甲辰資政殿季士提奉洞霄宮廬蓋
卒於嚴州言者謂翼祖積累深厚與我 宋万世之基而
保州睦宗院既陷於虜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官者僅四
人望權依四京宗室例先次注官丁巳詔從之 叅知政
事季光与右僕射秦檜議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
乃引疾求去辛酉罷為資政殿季士詔与郡言者交攻遂

提奉洞霄宮時右正言其淵獨不論光檜疑之 宗正丞
鄭鬲奏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采壬戌
詔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
於民者還以予民也秦檜曰陛下語簡而理尽无不本於
愛民鬲候官人也 秘書丞廬陵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
至熙寧而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則有官吏廩給之費
望令館賤續編甲子詔從之 初詔侍從各奉所知而給
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蔡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詔廣問
夷簡孫也季光欲除廣問館賤至是殿中侍御史餘杭何
鑄言二人非知廣問者因光之屬迫於勢而奉之相与以
欺陛下也今光已出二人之罪豈容不正己巳詔一止蔡

並以奉祠而去 中丞廖剛言國朝治平以來始詔三歲
一奉自是率用今年大禮明年科場又明年省殿試故陰
補與登第人往往先後到部於注授為便而漕司歲費亦
無相防誠為經遠之計昨建炎元年殿試為軍興展至明
年就維揚試紹興元年殿試為明堂又展一年就臨安府
試今明年當試進士復與大禮相妨且省司財計難以應
辦此不便一也近歲初官人率待四五年闕若奏名人与
陰補人同時到部愈見差注不行此不便二也儻更展一
年則大禮科場省殿試皆得如古制矣況來年不獨奉大
禮且山陵營奉有日豫備兩宮回鑾差官置局日分亦恐
不給安得不權時而制宜哉兼河南陝西士人各罹亂政

李業荒廢姑緩一年亦無不願既而詔明年依舊科場仍
展省殿試一年以合古制 金虜簽軍之法自元帥府下
諸路帥帥下節鎮鎮下諸郡郡下諸縣縣以民戶丁多寡
之數令備器械軍裝以聽點集用兵以來皆粘罕之徒專
之至是國主亶始令諸路不得從元帥府須見裏面使臣
所持御畫牌劄方許簽發蓋疑其下也然元帥府距其國
都甚遠苟有緩急豈能應機而用哉

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第五十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right page's frame.



